



YUE DU QI HE FU

阅读契诃夫



童道明 译注



上海三联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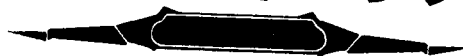
I512.4/180

2008



YUE DU QI HE FU

阅读契诃夫



童道明 译注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阅读契诃夫 / 童道明译注.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8.1

ISBN 978-7-5426-2708-7

I. 阅... II. 童...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近代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202390号

阅读契诃夫

译 注/童道明

责任编辑/戴 俊

装帧设计/ 灵动视线

监 制/研 发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396弄10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北京通州富达印刷厂

版 次/2008年1月第1版

印 次/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175千字

印 张/10.75

ISBN 978-7-5426-2708-7/I · 357

定 价: 20.00元

序

契诃夫（一八六〇——一九〇四）是个谦虚的人，但在去世前不久却预言自己的作品将永久地拥有读者。

这个预言不是空言。

二〇〇七年春天，来自英美等国的作家应约荐举他们最喜爱的十部文学作品。有一百二十五位作家参与其事，有五百四十四部作品榜上有名。“契诃夫小说”名列第九。二〇〇七年夏天，由北大教授掌舵的“青春写作旅”向中学生推荐几本读物，其中就有《契诃夫小说选》。

喜欢契诃夫的中国人的确不少，如美学家王元化。王元化先生在《莎剧解读·序》里说了他偏爱契诃夫的理由——

……故事就这么简单，但是契诃夫把这些平凡的生活写得像抒情诗一样的美丽……在这些场景中流露出来的淡淡哀愁是柔和的，含蓄的，是更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的。

在编选这本《阅读契诃夫》时，我便有意把一些契诃夫的“写得像抒情诗一样的美丽”和“更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的”作品收了进来，尽管它们并没有多少社会批判的锋芒。

当然，有来自契诃夫故乡的启示。俄罗斯人编《契诃夫小说选》（单卷本，或两卷本），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和七十年代之前有明显的区别。举个例子。七十年代前出的小说选里，我从没有见过《大小瓦洛佳》，而我的书架上仅有的两种七十年代后问世的《契诃夫小

说选》(一是两卷本，一九八二年莫斯科艺术文学出版社出版；一是单卷本，一九八五年莫斯科工人出版社出版)，却都将《大小瓦洛佳》收进去了。不用说，我也把契诃夫的这篇把苦涩人生写得很有趣的小说收到了这个选本里。

这样倒让我们生出了一个希望，希望我们的这个选本能成为以往的几种《契诃夫小说选》的一个补充，让我们的读者对契诃夫小说风貌有个新的认识。

本书译文都是编选人自己的。我不擅译事。翻译契诃夫是因为心仪契诃夫，一直把这位俄国作家看成我最亲近、最贴己的作家。在翻译契诃夫的过程中，有时竟也能产生作为译者的我与他处于对晤状态的幻觉，觉得更真切地触摸到了他那颗善良的心的跳动。

每篇译文后的“译者说”，不能算是赏析，只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地写了我个人的一些感悟罢了。

目 录

序 / 1

契诃夫小说

欣喜 / 1

生活是美好的——写给想自杀的人 / 4

玩笑 / 6

在别墅里 / 11

苦恼 / 18

别人的不幸 / 25

男友 / 32

薇罗奇卡 / 37

灯火 / 51

美女 / 88

大小瓦洛佳 / 97

大学生 / 110

套中人 / 115

牵小狗的女人 / 129

哀莫大于隔膜 / 147

这世界上什么都弄不明白 / 161

欣 喜 (1883)

午夜十二点钟。

米佳·库尔达洛夫飞也似的跑进父母的家门，头发蓬乱，神情亢奋。他快速地穿过所有房间。父母已经上床。妹妹躺在床上，正要把一本小说读完。在小学念书的弟弟们都已入睡。

“你从哪来？你这是怎么啦？”——父母好生奇怪。

“嘿，别问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真的，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这简直难以置信！”

米佳咯咯大笑，坐到了椅子上，因为幸福，他已经站不直身子。

“这太不可思议了！你们简直无法想象！你们瞧瞧！”

妹妹从床上一跃而起，身上披了条毯子，走到哥哥跟前。弟弟们也都醒了。

“你这是怎么啦？瞧你神魂颠倒的样子！”

“老妈，我这是欣喜若狂！现在全俄罗斯都知道我了！我名扬全国了！以前只有你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个十四等文官德米特里·库尔达洛夫，而现在呢，全俄罗斯的人都知道我了！老妈！唉，上帝！”

米佳从椅子上跳起，满屋子走圆场地跑了一圈，然后又坐了下来。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倒是说个明白呀！”

“你们是一群野人，不读报，不知天下事，而报纸上有很多有趣的新闻！外边不管出点什么事，报上马上公诸于众，藏着掖着没有门！我多么幸福！噢，上帝！要知道能上报的只有各类名人，而这回我的名字也上了报纸了！”

“你这是怎么回事？上了哪家报纸？”

父亲的面孔刷白，母亲面朝圣像在胸前画着十字。弟弟们从床上跳下来，就穿一条裤衩，走到哥哥跟前。

“真的！我的名字上报了！现在全俄罗斯的人都知道我了！老妈，您把这份报纸保存好，留作纪念！将来有机会再拿出来读读。请看！”

米佳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递给父亲，用手指指向那个用蓝色铅笔划出的段落，“读吧！”

母亲面朝圣像在胸前画着十字。父亲清了清嗓子开始读：“十二月二十九日，晚十一时，十四等文官德米特里·库尔达洛夫……”

“看到了吧，不假吧？往下读！”

“……十四等文官德米特里·库尔达洛夫从小勃朗纳街的科齐兴大楼一家酒吧走出，处于醉酒状态……”

“这说的是我和谢苗·彼得洛维奇……写得完全准确！再往下读！往下读！你们都听着！”

“……处于醉酒状态，一脚踩空，摔倒在地，恰好碰到一辆停靠路边的马拉雪橇车，马车夫伊凡·德罗托夫是尤赫诺夫县杜雷金村村民，坐在马拉雪橇上的是莫斯科二级行会的商人斯捷潘·洛科夫。失惊的马踩过库尔达洛夫连人带雪橇往前直奔，多亏被几位听差奋力拦住。库尔达洛夫起初昏迷不醒，抬到警察署经医生验伤……确诊为后脑勺受伤……”

“我的头碰上了车辕。再往下读！您往下读！”

“……为后脑勺受伤，所幸伤势不重。有关这次事故，主管当局已记录在案。伤者已送往医院就诊……”

“医生关照我用凉水湿敷后脑勺。现在明白了吧？就是这么回事！现在我名扬全俄罗斯！把报纸给我！”

米佳接过报纸，把它叠好，装进口袋。

“我现在到马卡洛夫家跑一趟，给他们说说……还要给伊凡尼

茨基夫妇看看，还要给纳塔丽娅·伊凡诺芙娜，阿尼西姆·瓦西里依奇看看……我得赶紧跑！再见！”

米佳戴上一顶佩有帽徽的大檐帽跑到了街上，神气活现，欣喜若狂。

〔译者说〕这个幽默小品的主人公库尔达洛夫是十四等文官，是沙俄时代级别最低的小官，契诃夫也根本没有把他当“官”来对待，他身上的让人恼笑的毛病不是“官”气，而是普遍的人性弱点：明明是个普通人却并不甘心当普通人。

契诃夫成名之后曾经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信中表达了一个困惑：为什么人们不能把人当作一个普通人来喜欢——您和我都喜欢普通人，但人们都喜欢把我们看成不平凡的人……没有一个人把我们当普通人来喜欢。所以我想，要是明天我们在他们眼里成了普通人，他们就不再喜欢我们，这是非常糟糕的。

后来在小说《灯火》里，契诃夫通过一个细节描写，也对“小人物”不甘心当“小人物”的“小人物心理”作了让人恼笑的提示——“……还有一个叫克罗斯的人，想必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吧，他是多么深切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渺小，以至于使出狠劲，将自己的名字用小刀往亭子栏杆上刻进去一寸深。”

生活是美好的

——写给想自杀的人（1883）

生活是桩非常折磨人的事，但要使它变得美好，也并非难事。要达到这个目标，光靠中个彩票大奖，荣获最高勋章，娶个本分而美貌的女人，还是不够的，因为这些幸福都是暂时的，绚丽终究会归于平淡。若要让心中不断涌现幸福的感觉，甚至在那忧伤的时刻，那就要求：一、甘于满足现状，二、欣慰地认识到“事情原本可能更糟”。而这并不难：

你口袋里的火柴烧着了，那你该高兴，感谢上帝，幸亏你口袋里没有火药库。

穷亲戚来到你家叨扰，你不要面孔变白，而是要兴奋地叫道：“幸亏不是警察上门！”

一根刺扎进了你的手指，你该高兴地大喊一声：“幸亏不是扎到眼睛里！”

如果你的妻子或者妻妹练琴，那你不要火冒三丈，而是要欣喜若狂，因为你所听到的毕竟是音乐，而不是猫哭狼嚎。

你该高兴，因为你不是拉马车的马，不是霍乱病菌，不是毛毛虫，不是猪，不是驴，不是茨冈人牵着的狗熊，不是臭虫。……你该高兴，因为你现在没有坐在法院的被告席上，没有债主向你逼债，没有书商克扣你稿费。如果你住在一个生疏的地方，那么，一想到自己总算没有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能不感到幸运？

如果你有一颗牙齿疼痛，那你该欢天喜地，因为你不是满口的

牙都痛。

你该高兴，因为你不必阅读无聊的小报，也不必坐在垃圾桶上，更不必一口气娶三个老婆。……要是有人把你押送到警察局去，你就该欢欣雀跃，因为他们不是把你推进地狱的大火中去。如果有人用桦树条抽你，你就该兴奋地跳起来，大声叫道：“我多么幸运，人家总算没有用荆棘抽我！”

如果你妻子有了外遇，那你就该高兴，因为她背叛的是你，而不是祖国。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朋友，假如你倾听我的忠告，那么，你的生活便能成为无尽的欢乐。

〔译者说〕契诃夫是个很幽默的人，他的一句在俄国社会广泛流传的幽默就出自《生活是美好的！》——“如果你妻子有了外遇，那你就该高兴，因为她背叛的是你，而不是祖国。”

二〇〇四年正值纪念契诃夫逝世一百周年，中国戏剧界举办契诃夫国际戏剧节，中国国家话剧院首演契诃夫戏剧处女作《普拉东诺夫》（导演王晓鹰），出演该剧女主角的原华正在阅读契诃夫，她对我说：《生活是美好的！》对她大有启发。以后不管遇到什么挫折，都可以保持良好的心态，只消想想契诃夫的开导：“事情原本可能更糟。”

玩 笑 (1886)

一个晴朗的冬日，中午时分……刺骨的严寒，纳金卡挽着我的胳膊，她的鬓发与上嘴唇的毫毛上都蒙上了一层银霜。我俩站在一座高山上。从我们立足的山顶到山下的平地，伸展着一面斜坡，太阳照着它如同照着镜子。我们身边有个小巧的雪橇，一条鲜红的绒布蒙盖在雪橇上。

“纳杰日达·彼得洛芙娜，咱们往下滑吧！”我恳求着说，“就滑一次！我向您保证，我们肯定完好无损，不会受伤。”

可是纳金卡害怕。从她穿着的那双小套鞋到冰山脚下的这个空间，在她看来简直是一个可怕的无底深渊。我请她坐到雪橇上去，当她往山底下看了一眼，便吓得魂不附体了，如果她当真冒险向深渊飞去，将会是什么结果！她会丢了性命，她会发疯。

“求求您了！”我说，“不必害怕！要知道，这是没有勇气，这是懦弱！”

纳金卡终于让步了，但我从她的脸色看出，她这回是冒着生命危险作出这个让步的。我把她扶上了雪橇，她面色惨白，浑身发抖，我用手把她搂紧，与她一起滑向那深渊。

雪橇像子弹一样地飞行着。被撕裂开来的空气击打着我们的脸，在我们的耳朵里呼啸着，咆哮着，愤怒地撕扯着我们，想要把我们的脑袋从肩膀上揪掉。

强劲的风，让我们喘不过气来。好像有个魔鬼用魔爪抓住我们，呼啸着把我们送进了地狱似的。周遭的一切都幻化为一条长长的，奔腾着的带子……好像再过几秒钟，我们就会命丧黄泉！

“纳嘉，我爱你！”我轻轻地说。

雪橇的滑行逐渐平稳下来，风的吼声和雪橇滑板的声响也不再那样可怕，呼吸也顺畅了一些，我们终于到了山下。纳金卡像是命悬一线似的，她面无血色，上气不接下气……我帮她站起身来。

“我说什么也不滑第二次了，”她睁开充满恐惧的大眼睛瞧着我，说，“我再也不滑了！我差点儿死去！”

过了一会，她恢复了常态，便用疑惑的眼神盯视着我：“纳嘉，我爱你”这五个字究竟是我说的，还是这不过是她在狂风的怒号中的幻听？我站在她的身边，抽着烟斗，端详着自己的手套。

她挽着我的手臂，我们久久地在山脚下散步。看来，这个谜不能让她心安。这句话到底是说了还是没有说？说了还是没有说？说了还是没有说？这是个有关自尊的问题，有关荣誉的问题，有关生命、有关幸福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天底下最重要的问题。纳金卡用她那锐利的目光，紧紧地、苦苦地盯着我的脸，答非所问地说着话，她期待着我说明真相。噢，她那张可爱的面孔上的表情何等丰富，何等丰富！我发现，她在进行着自我搏斗，她想要说点什么，问点什么，但她找不到恰当的语言，她不好意思，有点害怕，又因为喜悦反倒张不开口……

“这样好吗？”她说，眼睛没有看着我。

“怎样？”我问。

“咱们再滑一次……”

我们顺着阶梯爬到山顶。我又一次把脸色惨白、浑身发抖的纳金卡扶上了雪橇，我们又一次飞向可怕的深渊，又一次听到风的咆哮和滑板的咄咄作响，又一次在雪橇呼啸着飞行的最为紧张的时刻，我轻声地说：

“纳嘉，我爱你！”

雪橇停住之后，纳金卡朝我们刚刚滑行的山坡看了一眼，然后久久地瞅着我的脸，听着我的平淡又平静的话语，整个的她，甚至

是她的手笼和帽子，整个她的娇小的身子都显示出她那极度的疑惑。她的脸上好像写着：

“这是怎么回事？是谁说了这句话？是他说的，还是我的幻听？”

这个迷惑折磨着她，使她无法忍受。

这位可怜的姑娘一言不发，愁眉紧锁，甚至要哭。

“咱们回家去吧？”我这样问道。

“而我喜欢滑冰，”她红着脸说，“咱们不能再滑一次吗？”

她“喜欢”滑冰，然而，一坐上雪橇，她照样面色惨白，浑身发抖，吓得喘不过气来。

我们第三次往下滑行，我发现她在看着我的脸，盯着我的嘴唇。但我假装咳嗽，用手帕捂住了嘴，而当我们滑行到中途，我及时地发出来声：

“纳嘉，我爱你！”

疑问依旧是疑问！纳金卡沉默着，想着什么……我送她回家，一路上她尽量把步子放慢、放轻，一直等着我把这句话说给她听。我看到她的灵魂在痛苦着，她在极力控制自己，不要说出这句话来：“风不可能说出这句话！我不希望这句话是风说的！”

第二天一早，我收到一封短信：“如果你今天去滑雪橇，务必把我带上。纳嘉。”

从此我天天和纳金卡一起去滑冰场，每次坐在雪橇上往下飞行的途中，我总要轻声地说一句同样的话：“纳嘉，我爱你！”

很快，纳金卡听这句话听上了瘾，就如同对美酒或吗啡上了瘾一样。听不到这句话她简直无法生活。当然，从山顶往下飞行照样恐怖，但现在这恐怖反倒给这句情语增加了特殊的魅力，尽管这句情语依旧是个谜，依旧折磨着她的灵魂。怀疑的对象依旧是两个：我和风……这二者之中究竟谁会出来向她坦陈爱情，她不知道，而且看来，她已经并不在乎；从哪个杯子里喝酒都是一样的，只要能

喝醉就行。

有一天中午，我独自去滑冰场，我混杂在人群中间，看到纳金卡正向冰山走去，用眼睛搜寻着我……然后她小心翼翼地顺着台阶往上攀登……她独自一人登山是会感到恐怖的，噢，多么可怕！她的脸色白得像雪，身子在发抖，她朝前走去就像是走向刑场，但她走着，头也不回地走着，坚定不移地走着。毫无疑问，她终于决心做个试验：在没有我在场的情况下，是否也能听到这句甜美的情语？我看到面色刷白的她，因为恐惧而张大了嘴巴，坐上雪橇，紧闭双眼，开始滑动，那神情像是要与人间永别……“哐哐”……滑板哐哐作响。纳金卡是否听到了那句话，我不得而知……我只是看到当她从雪橇上站起来的时候，已经精疲力竭。从她的脸色判断，连她自己都不知道是否听到了那句话。往下滑行的恐惧，剥夺了她倾听话语的能力，分辨声音的能力，理解的能力……

早春三月终于来临……太阳变得温和起来。我们的那座冰山变黑了，失去了耀眼的光泽，最后融化了。我们不再去滑雪橇。可怜的纳金卡已经再也听不到这句话了，也是的，谁也不会再说这句话了，因为风已经消歇，而我也准备去彼得堡——要去很久，可能一去不复返。

动身前两天，我坐在自家的小花园里，已经暮色四合。这小花园与纳金卡家的院子由一道高高的上边布满钉子的篱笆墙隔开……天还有几分寒意，粪堆下还有积雪，树木毫无生气，白嘴鸦在呱噪着安顿过夜的鸟窝。我走近篱笆墙，通过缝隙久久地往那边张望。我看到纳金卡走到门廊上，用愁苦的目光在凝望天空……春风直接吹在她那雪白的、忧伤的脸孔上……这风让她联想到了冰山上的曾朝我们呼啸而来的风，在风声中她听到了那五个字，她的面孔变得更加忧郁，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这可怜的姑娘把双手伸展开来，像是在祈求这阵风再给她捎来那句情语。我等到有阵风吹过来，便压低了嗓门说：

“纳嘉，我爱你！”

我的上帝，纳嘉的情绪顿时变了！她满脸笑容，大声喊叫，迎风高高地举起双手，她是那样的兴奋，那样的幸福，那样的美丽。

我抽身去整理行装。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纳金卡已为人妻，嫁给了一个贵族协会的秘书——到底是父母之命还是自由恋爱，这并不重要，她已经生了三个孩子。但当时我们是如何一起去滑冰，风是如何把“纳嘉，我爱你”这句话传进了她的耳朵，则是不可忘怀的，对她来说，这是她生命中最幸福、最感人、最美好的记忆……

我现在也已经上了年纪，已经无法说清，当年我为什么要说那句话，为什么要开这样的玩笑……

〔译者说〕元代诗人翁森有诗云——“读书之乐乐陶陶，起弄明月霜天高。”这很能说明我第一次读到《玩笑》时的喜悦之情。

契诃夫的一些让人欣赏的艺术品质在这篇短短的小说中几乎全能找到——含蓄、幽默、质朴、抒情……

我也想到，契诃夫也许像咱们的曹雪芹一样，认为“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那个名叫纳嘉的少女，为了能再次在风中听到“纳嘉，我爱你”这声神秘的呼唤，冒死从山顶向深渊滑去的少女，真是水灵的可爱。

契诃夫有一次给作家柯罗连科写信，说：“您是个了不起的作家，即使是您的缺点也不易发现。比如，我直到最近才发现您的作品中不关注女性。”

契诃夫刚开始写作的时候，也不太关心女性。从1866年起，契诃夫就开始用心抒写女性之美了。《玩笑》就是证明。

在别墅里 (1886)

“我爱您。您是生命，我的幸福，我的一切！原谅我的直言不讳，我无法再这样痛苦下去，沉默下去。我并不企求您给我同样的爱，我只求您给我点同情。求您务必今晚八点钟到老亭子里……我以为写上我的名字是多余的，但也请您不必害怕我的隐名埋姓。我年轻，漂亮……您还希求什么呢？”

避暑客巴维尔·伊万内奇·维赫采夫，一个循规蹈矩的有妇之夫，读完这封信，耸了耸肩，疑惑不解地挠挠额头。“什么鬼名堂？”他想，“我是有妇之夫，结果来了这么一封莫名其妙的……愚蠢之极的信！这是谁写的？”

巴维尔·伊万内奇把信纸在眼前晃动了几下，又念了一遍，啐了口吐沫。

“我爱您……”他做了个鬼脸，“把我当三岁小孩了！当是我会随随便便跑到那个亭子里去跟你幽会！……我，这种风流勾当早就看不干了……嗯！写这信的肯定是个轻浮的女人……嗯，这些女人呀！她真是昏了头啦，居然把这样的情书写给一个陌生的男人，而且还是一个有妇之夫！简直是道德败坏！”

在八年的婚姻生活中，巴维尔·伊万内奇已经远离细腻浪漫情怀，除了逢年过节的贺卡，他没有收到过任何信札；因此，尽管他表面作了那一番不为所动的硬汉表演，那封来信还是让他不知所措，慌了手脚，动了心思。接到来信之后过去了一个小时，他躺在沙发上，想道：“当然，我不是小孩子，我不会随随便便跑去跟个陌生女人幽会的。不过呢，要是能弄清写信的人究竟是谁，倒也蛮有